

关于 Illocutionary Act/Force 的汉译问题

宋 德 富

Randolph Quirk 等四位当代著名语法学家在其巨著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下称 CGEL) 第十一章“Sentence Types and Discourse Function”(《句子类型和话语功能》)中使用了有关“言语行为”(speech act)的几个术语,它们是 locutionary act, illocutionary act 和 illocutionary force。苏州大学《英语语法大全》(下称《大全》)翻译组将它们分别译成了“表现行为”、“非表现行为”和“非表现力”。在《大全》p. 1111 的注释上,译者又写道:“有的语言学家把这三个术语分别意译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外之意。为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在以后的行文中有时将 illocutionary force 改为言外之意。”

将 illocutionary act 和 illocutionary force 分别译作“非表现行为”(或“言外行为”)和“非表现力”(或“言外之意”)究竟有没有正确地转达西方语言学家们所表述的言语行为中的这两个概念呢?汉语译文能不能使我们中国读者把握它们的本质属性从而进行正确思维呢?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将 CGEL 中的有关原文及《大全》的相对译文抄录于此,以便分析讨论:

(1) p. 804 of CGEL: Utterance of sentences are SPEECH ACT, i.e. acts of verbal behaviour (spoken or written). When a person performs a speech act, that person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utters a particular utterance, namely a LOCUTIONARY ACT. We use ILLOCUTIONARY ACT to refer to a speech act identifi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m-

munication intention of the hearer. The intended effect of an illocutionary act is its ILLOCUTIONARY FORCE. Occasionally, the speaker explicitly refers to the illocutionary act being performed by using a PERFORMATIVE VERB:

I **apologize** for my remarks.

Your presence at the meeting is **requested**.

I **promise** you a bicycle for your birthday.

Smoking in this compartment is **forbidden**.

But generally, performative verbs are not present in speech acts.

《大全》p. 1111: 句子的表述是**言语行为**(speech act), 也就是(口头或书面)言语行为的**活动**。当一个人完成言语行为时, 那个人也就同时表述了某一句特定的话语, 即**表现行为**(locutionary acts)。我们用**非表现行为**(illocutionary act)来表示言语行为与听者的交际意图相一致*, 非表现行为的预期效果就是**非表现力**(illocutionary force)。偶尔, 说话人使用一个**言语运用动词**(performative verb)来明确地表示正在作出非表现行为。(例句同原文, 略。)但是, 在言语行为中一般不用言语运用动词。

译者把 locutionary act 译成“表现行

* 所谓“言语行为与听者的交际意图相一致”是一句不易使人明白的句子, 但我们不能归罪于译者, 作者的原文就是如此。笔者去信给杰弗里·利奇, 要求他解释此句, 他在回信中对该句进行了改写, 本文下面将要公布杰弗里·利奇给笔者的回信, 请诸位注意比较。

为”，把 illocutionary act 看作是它的反义词。将 il- 看作是一个表示否定义的前缀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将其译作“非表现行为”，但是就在本段译文中，读者马上会觉得“非表现行为”这一术语与上下文意思相悖，令人难以理解，apologize, request, promise 和 forbid 这四个言语运用动词明明是直接表述了讲话人的意图或目的，怎么变成了“非表现行为”了呢？

其实将 illocutionary act 译作“非表现行为”，将 illocutionary force 译作“非表现力”在《大全》的好几处都遇到了麻烦，现再举两例：

(2) p. 806 of CGEL: Any utterance of a question that has the illocutionary force of an inquiry may be answered by **I don't know** or **I'm not sure** or ...

《大全》p. 1114: 对具有询问言外之意的任何疑问句，我们都可用 I don't know 或 I'm not sure 等来回答。

人们不禁要问：疑问句的主要功能就是表示询问，怎么询问反成了疑问句的非表现力或言外之意了呢？

(3) p. 806 of CGEL: Questions primarily have the illocutionary force of inquiries.

《大全》p. 1114: 疑问句主要具有疑问意图。

笔者大胆揣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已完全意识到了将 illocutionary force 译成“非表现力”或“言外之意”实有欠妥之处，本句索性采取回避态度，不将 illocutionary force 译出，顺着意思译成了“主要具有疑问意图”，反使译文变得非常顺畅，几乎无可挑剔。

再看一看 p. 831 of CGEL 第十一章第廿九节 (11.29) “Illocutionary Force of Imperative”，作者罗列了人们用祈使句可以表示命令、禁止、请求等十五种言语行为，

并将其统称为 illocutionary force of imperative, 译者也十分大胆地将其译作“祈使句的言外之意”。作者在前面提到祈使句的典型的话语功能就是表示要求、命令或邀请等，这些话语功能怎么又成了“祈使句的言外之意”了呢？

但是将 illocutionary act 和 illocutionary force 译作“非表现行为”(或言外行为)和“非表现力”(或言外之意)也并非处处使人觉得矛盾，无法使用，下面所举的原文及其译文完全是顺畅的，可以理解的。

(4) p. 816 of CGEL 讲到有的疑问句用动词的过去式表示礼貌，并不表示询问义而是表示请求时有这么一句话：The questions have the polite past forms appropriate to the illocutionary force as request.

《大全》p. 1128: 这些疑问句用口气委婉的过去式表示意在言外的请求。

疑问句不表示询问，它的非表现力(或言外之意)是表示请求，这种说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5) p. 824 of CGEL Note [a]: An alternative question corresponding to a yes-no question is distinctly odd in certain sentences, for example if the question has the illocutionary force of an invitation or a request:

? Would you have some more coffee or not?

...

《大全》p. 1140[注]a: 在某些句子中，例如当疑问句含有邀请或请求的意图时，与 yes-no 疑问句相对应的选择疑问句就显得古怪：

(例句相同，略。)

译者在这儿回避了“非表现力”或“言外之意”，其实将它译出也是可以的：“……例如当疑问句的言外之意是邀请或请求时，……”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将 illoc-

utionary act 和 illocutionary force 译成了“非表现行为”(或言外行为)和“非表现力”(或言外之意)为什么有时觉得是荒谬的、不可思议的,有时怎么又是可行的,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呢?笔者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阅读有关资料,并向西方语言学家请教,发现问题的症结还在于译者对于作者所划定的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即它们的本质属性没有完全把握。

illocutionary act 和 illocutionary force 这两个概念最早是英国哲学家约翰·兰索·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在他逝世的前五年,即195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了一系列(共十二讲)题为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的讲座中提出来的。他将言语行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 locutionary act, 说话人用声音根据某一种语言的要求把声音组成词,把词组成句,并用正确的语调说出来。第二是说话人说出这句话是有他(她)的用意的,通俗一点说就是他说这一句话是干什么的?这就是 illocutionary act。第三是在实现这一行为后听话人受到的影响和反映,这就是 perlocutionary act。我们可作这样的归纳:

$$\text{speech act} \begin{cases} \text{locutionary act} \\ \text{illocutionary act} \\ \text{perlocutionary act} \end{cases}$$

关于言语行为这三个方面,我国语言学家的汉译很不一致。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何自然编著的《语用学概论》,将它们译成了“言之发”(以言指事)、“示言外之力”(以言行事)和“收言后之果”(以言成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希杰主编的《语言学百题》将它们分别译成了“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笔者认为要真正译准这三个术语,关键是要搞清它们各自包括的范畴,即搞清它们各自的外延,归纳出它们的本质属性,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它们相对应的汉语术语。

既然 locutionary act 是说话人发声组句或思维组句,说明说话人在使用语言,并将其变成自己的言语,这一行为也就是将语言变成言语的过程。我们知道,语言和言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语言是从千变万化的言语中概括抽象出来的,言语是语言的存在形式,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言语是思想的表达方式。说话人使用语言进行思维,然后组成自己的话语变成具体的言语。话说出来了,文章写出来了,成了“言语作品”。“言语作品”是个外壳,是说话人或作者意图(illocutionary force)的载体。如果说话人或作者通过“言语作品”使得听话人或读者弄懂了自己想做的事,这就完成了 illocutionary act 这一行为。听者或读者弄懂了说话人或作者的意图,他就会作出反映,这就是 perlocutionary act。

这样看来,locutionary act 和 illocutionary act 并非处于完全对立之中,它们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一致是有时候的,相对的;不一致是经常的,是绝对的,十分类似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用奥斯汀的话说,locutionary act 有时候可以同时是或者本身就是 illocutionary act: 他说 illocutionary act 首先必须是 locutionary act, 但 locutionary act 却不一定都是 illocutionary act。locutionary act 是 act of saying something, illocutionary act 则是 act in saying something, 前者是说话行为,后者是通过讲话实施一种行为,即发挥话语功能,传达讲话人的用意。为了把这两个行为关系进一步说清楚,奥斯汀用公式表示成:

In saying X, I was doing Y.

例如话说 I will come tomorrow. 讲话人说这句话的目的是表示一种许诺,即: In saying “I will come tomorrow”, I was making a promise. 这里的 saying something

就是 locutionary act, 而 make a promise 就是 illocutionary act.

CGEL 中所讲的 locutionary act, illocutionary act 和 illocutionary force 与 奥斯汀所给的定义是不是完全一致呢? CGEL 对这三个概念描述的原文是:

Locutionary act —utter a particular utterance

Illocutionary act —speech act identifi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mmunication intention of the hearer

Illocutionary force — intended effect of an illocutionary act

CGEL 没有对这三个术语作进一步阐释。笔者为了搞清楚 CGEL 所规定的这三个概念的范畴是否与奥斯汀提出的完全相同, 特地去信伦敦大学求教 CGEL 的主笔伦道夫·夸克教授。信中讲了奥斯汀的论述及自己的理解, 要求教授对这三个术语作进一步的说明。夸克教授将信转给了著名语言学家、CGEL 的第三作者杰弗里·利奇。利奇教授在回信中表示, CGEL 对 illocutionary act 和 illocutionary force 的定义如能修正一下就更好了。他还对这两个概念作了解释性的说明, 使笔者感到茅塞顿开。下面是回信的全文——

Dear Prof Song:

I am attempting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in your letter to Professor Quirk of July, 1992.

I would have preferred it if CGEL (11.3) had defined “illocutionary force” as the intended communicative effect of an “illocutionary act”. In other words, I understand an illocutionary force as a mental phenomenon: it is the meaning, or understanding, which a hearer gets when he interprets an illocutionary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municative in-

tention of the speaker. Illocutionary force is very close to the notion of pragmatic interpretation.

Otherwise, I find your interpretation of CGEL fine.

Yours sincerely,

Geoffrey Leech (签字)

全信的译文是

亲爱的宋教授:

我现在来试着回答一下你在1992年7月给夸克教授的信中所提出的问题。

如果 CGEL (11.3) 能把 illocutionary force 定义为 illocutionary act 的交际意图, 那我就更为满意了。换句话说, 我觉得 illocutionary force 属于一种心理现象: 它是听者保持与讲话人的交际意图相吻合, 在理解 illocutionary act 时所获得的意思。illocutionary force 非常接近语用这个概念。

其余方面我觉得你对 CGEL 的理解是正确的。

你真诚的

杰弗里·利奇(签字)

读了利奇的回信, 我们就会明白 CGEL 中说的 speech act identifi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mmunication intention of the hearer 就是杰弗里·利奇在给笔者信中所说的 when he (the hearer) interprets an illocutionary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of the speaker. 这就是说凡是能达到讲话人交际意图的所有行为统统是 illocutionary act, 这里既包括本身就是 illocutionary act 的 locutionary act, 也包括大量的与 locutionary act 不一致的 illocutionary act, 也就是说 illocutionary act 并不是对 locutionary act 的否定。这个观点与奥斯汀的定义完全一致, illocutionary act 中的前缀 il- 并不表示否定。何自然同志在《语用学概论》的第 148 页上说, 英语的所谓 illocutionary 就是

in-locutionary, 即 illocutionary act 存在于 locutionary act 之中, 也就是前面介绍过的奥斯汀所表述的两种行为关系的公式:

In saying X, I was doing Y.

所谓 locutionary act 本身就是 illocutionary act 指的是说话人直接将意图表现出来, 我们将这种表达方式称为直接表达法, 例如 CGEL 中所讲的用言语运用动词直接表述自己想要做的事, 如用 apologize 表示“歉意”, 用 order 表示“命令”, 用 promise 表示“允诺”, 用 suggest 表示“建议”等等。直接表达法还包括用按照语义分类的句子类型来直接表述自己的意图, 如用陈述句表示“陈述”, 用疑问句表示“询问”, 用祈使句表示“命令”等。

所谓并不是所有的 locutionary act 都是 illocutionary act, 指的是间接表达法。间接表达法主要也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是不用言语运用动词直接表达讲话人的意图, 而采用别的办法来表示歉意、命令、允诺、建议等等。

同一句话在不同的场合, 它的 illocutionary act 是不一样的。CGEL 中举了这么个例子: My husband will be back soon. 一个女子讲了这么一句话, 如果她仅仅是传达这么个信息, 即用陈述句表示陈述一件事, 那么本句的 locutionary act 就是 illocutionary act, 属于直接表达法。但在一定的场合这一句话的功能并不是传达一个信息, 她或许在表示“允诺”, 或许是在表示“恐吓”、“警告”等等, 这就属于间接表达法。

另一种间接表达法指的是用一种句子类型来表达通常是由属于另一种句子类型来表达的意思, 例如用疑问句不是表示“询问”, 而是表示“请求”、“邀请”等; 用陈述句不是表示陈述一件事, 而是表示“命令”、“询问”等, 例如:

Dinner is ready. (用陈述句表示请求用餐 = Please come to have dinner.)

Do you happen to have a pencil?
(用疑问句请求提供铅笔 = Please offer me a pencil.)

I'd like to know the name of your last employer. (用陈述句表示询问 = What is the name of your last employer?)

到这儿我们可以简单地用一句话归纳一下 locutionary act 和 illocutionary act 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了, 那就是: 采用直接表达法的 locutionary act 就是 illocutionary act; 采用间接表达法的 locutionary act 不是 illocutionary act, 听话人必须透过讲话人的 locutionary act 的表现形式去理解他的说话的意图 (illocutionary force)。

如果我们把 illocutionary act 译成“非表现行为”或“言外行为”, 把 illocutionary force 译成“非表现力”或“言外之意”, 那只是反映了间接表达法这一侧面 (当然它是主要方面) 而忽略了直接表达法这一客观存在的方面。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摆出问题时就提出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明明言语行为动词直接表述了说话人的意图, 却硬把它说成“非表现行为”; 明明疑问句表示“询问”是人所共知的直接表述法, 却偏偏得说它的言外之意是“询问”。同时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 为什么将 illocutionary act 译成“非表现行为”或“言外行为”, 把 illocutionary force 译成“非表现力”或“言外之意”在多数情况下又是可以的, 其原因就在于, 在通常情况下, 人们总是喜欢用一些间接表达法。

这样我们必须找到恰当的汉语术语来表示 illocutionary act 和 illocutionary force, 使它们既能包括间接表达法, 也能包括直接表达法。何自然同志是十分小心的, 他将 illocutionary act 译成“示言外之力”和“以言行事”, 前者只包括间接表达法, 后者是中性的, 既有间接表达法又有直接表达法, 这样他在行文中根据需要交替使用。笔者觉得在翻译 CGEL 时照搬何氏的方法是行不

通的：第一，何氏的译法是配套的，“以言指事”、“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表达了言语行为的三个部分，这完全是意译，与英语相差较远。第二，何氏是自己写书，他可以将“示言外之力”和“以言行事”非常自由地根据需要交替使用。翻译必须忠实原文，不能把人家的一个概念拆成两半。

所谓 illocutionary act 归根到底是表示了“语用”或它的“言语功能”，无论是采用直接表达法，或者是间接表达法均是这样，我们何妨不可将它译成“言语行为功能”？在行文时可简称为“言语功能”或“功能”。相对的，illocutionary force 就应该译成“言语行为意图”，可简称为“言语意图”或“意图”。三个概念的关系是这样的：说话人有一个意图 (illocutionary force)，他在大脑中运用语言进行思维，把语言转变成自己的言语表现出来 (locutionary act)，既可直接表现，亦可间接表现。讲话人如果运用的是直接表现行为，就是直接表示了他的话语功能 (illocutionary act)。如果讲话人运用语言技巧，采用间接表现行为，听话人根据前言后语、背景知识、言语情景弄明白说话人的言语目的，即言语功能，同时听话人对讲话人言语功能的理解是正确的，即与讲话人的言语意图 (illocutionary force) 是一致的，那么这就

达到了交际目的，就可“以言成事”了。

将 illocutionary act 译作“言语功能”与 CGEL 第十一章的主题完全吻合，discourse function 实际上就是 illocutionary act，整章内容主要就是讲了四种类型的句子（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及它们所能表现的功能，即 illocutionary act 或 discourse function。在本文快要结束时，笔者不妨再将本文开头摆出问题时所列出的 CGEL 中五个句子的有关部分（既有直接表达的又有间接表达的）用新的汉译术语将它们重新检验一下：

(1)……我们用**言语行为功能** (illocutionary act) 来表示言语行为与听者的交际意图一致，言语功能的预想效果就是**言语行为意图** (illocutionary force)。偶尔说话人使用一个**言语运用动词** (performative verbs) 来明确表示自己的言语功能……

(2)……对具有疑问功能的任何疑问句，我们都可用 I don't know 和 I'm not sure 来回答。

(3)……疑问句主要具有询问功能……

(4)……这些疑问句用口气委婉的过去式来表示它们的请求功能……

至于第5句，《大全》原文已将 illocutionary force 译成了“意图”，不必再行赘述。

（上接第35页）

既限制了诗意的传递，也影响了译语的自然。二是对形式和对简练的追求有时不免过度，甚至超过了原作者（比如将《老舟子咏》一律译作四行，而原作仅是四行为主，还兼有五、六行的），以致影响了原意的充分表达。雪莱《有赠》(To——) 的译文也因过度追求简练而几乎造成了“曲译”。三是在引入西方表达

方式上颇有拘泥生硬之嫌，违反了译语的可接受性，如此等等。

不过大醇小疵，朱湘在译诗上所取得的成就毕竟是巨大的，其中可供我们学习的地方非常之多；只要我们善于学习，都不难从这份宝贵的遗产中汲取到许多有益的东西。的确，只要我们这样做了，笔者以为这便是我们对这位英年早逝的不幸诗人的最好纪念。

Notes to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A Study i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by Qiu Shude (P.1)

This paper, commenting on componential analysis and cognitive prototype theory, holds that a model of semantic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can best solve the problems confronted by both theories. The model combines rational and perceptual knowledge as organic parts of a word's meaning, and undergoes dialec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using of words.

The paper falls into five sections: 1) interaction between classic category theory and componential analysis; 2) semantic categorie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3) the basic types of transformation of semantic categories; 4) selectional restrictions viewed in the light of semantic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and 5) semantic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in syntax.

How to Translate the Terms ILLOCUTIONARY ACT / FORCE, by Song Defu(P.24)

The translation group of Suzhou University regarded the illocutionary act as the opposite of the locutionary one in their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GEL), because they had thought that "il-" in illocutionary act force is a negative prefix. By reading several books and by directly consulting Randolph Quirk and Geoffrey Leech, the author has finally caught the accur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utionary act and the illocutionary one. He has proved that "il-" in illocutionary act is not a negative prefix. The two acts are sometimes identified although in most cases they are opposites. And he gives another two Chinese terms for the two English notions.

Semiotic Analyses of Text, by Zhang Yafei (P.55)

The study of text is primarily a study of signs or strings of signs. It is therefore governed by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science of signs, or semiotics. The semiotics triangle—sign, object and interpretant — can well be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elements of text, the three principal components being the texture, its cognitive basis and its context of use. The understanding of text is thus assumed to be a dynamic process rather than a static structure. This process is possible only with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human cognition in which the reasoning mechanism forms the central processing system.

Main Contemporary Schools of Shakespeare Criticism, by Hua Quankun (P.62)

This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detailed comment on the six main twentieth-century Shakespeare criticism schools: Historical Criticism, New Criticism, Psychological Criticism, Mythological Criticism, Typological Criticism and Pluralism. It is concerned with each school's view, approach, representative critics and their comments. In addition,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most influential works of each school and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hakespeare's plays. Therefore, the author deems it highly beneficial to both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Shakespeare's works.